

# 我活在天外了

陈敦正 编著



元霞书舍编印

敦正 编著

# 我活在天外了

元霞书舍编印

二〇〇八年八月

(对联)

古云世上难逢今世却逢双寿考

題賀陳毅乞先生唐德瑜女士百辰双晋

望城協聯協全贈 周海斌 弇女

谁说环间未见人 环又见百年春

古云世上难逢今

世却逢双寿考

趙賀陳毅乞先生唐德瑜女士百辰双晋

碑誠謹啟金鑄 周海斌呈書

寰又見百年春  
誰說寰間未見人

陈老在家中  
(2008年5月)





2007年8月19日 农历七月初七摄



双百纪念 庆寿蛋糕

(2007年农历七月初七)



双百纪念 子孙拜寿

(2007年8月19日 农历七月初七)



陈敦正 唐德瑜夫妇在家中留影 (2008年5月摄)

双百纪念 父母子女合影 (2007年8月19日 农历七月初七)





陈敦正、崔垂言合影

崔系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大学教授

1984年5月12日



陈敦正、陈礼田父子合影  
2006年5月23日 摄于株洲市



陈老夫妇与儿、媳、长孙合影

儿子礼田(右一)长孙义章(左一)媳袁淑华(左二)次孙义刚(去长沙未参加)

1986年1月于长沙



陈老与侄孙元九  
怀化学院  
党总支书记、政法系主任、  
教授

1995年6月11日摄

陈老与义女陈金枝合影  
她是台湾新竹关西人，  
淡江大学外语系毕业，  
夫许清华先生。

(1977年1月14日摄于台北市)





陈老与八位内外子孙合影

1997年2月6日摄



陈老与外孙女肖畅、刘伟夫妇合影(现均在美国修读博士学位)

2003年10月28日摄于株洲市阳光大酒店



陈老与唐濂寰教授、夫人汪淑芳合影

1989年10月11日于云南个旧市金湖公园

陈老影于溪口蒋经国小洋房。蒋题有“以血洗血”石刻四字，以纪念其生母毛福梅被日军于抗战期间炸死。

1989年11月4日摄



望城县干部来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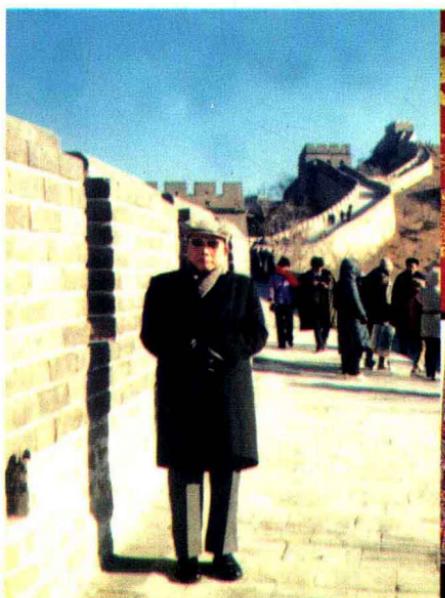
左起：李渝新(前文史会主任)、尚遊(艺术家)、陈敦正(主人)、  
刘瑞祥(统战部)、张龙强(现任文史会主任)

2007年7月来舍访问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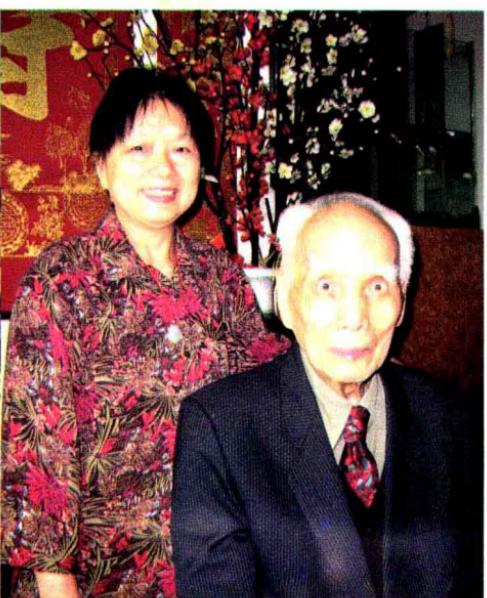


总统府资政陈立夫老先生(右)和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  
陈敦正先生合影

1980年10月摄于台北市



陈老：1985年12月23日  
影于万里长城



陈敦正与二女儿礼容  
在家中留影

(2008年5月摄)



总统府资政陈立夫老先生(中)与陈敦正将军(左)合影

1999年11月17日于台北市七段陈公馆



程思远先生女儿程姗娜、李然夫妇

2007年3月25日摄于株洲市



前排左起: 株洲市委书记肖雅瑜先生、陈敦正夫妇

后排左起: 陈文茜、吴功传、王大任、游碧蛟、陈礼容

(1999年2月3日影于株洲市元霞阁寄寓)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之日，陈老特提前从台北飞港，参观回归盛典，了解各种情况，写了一长篇“香港回归见闻”提供祖国参考。  
(见“晚霞”一书P159页)

1997年3月30日影于香港,是值得纪念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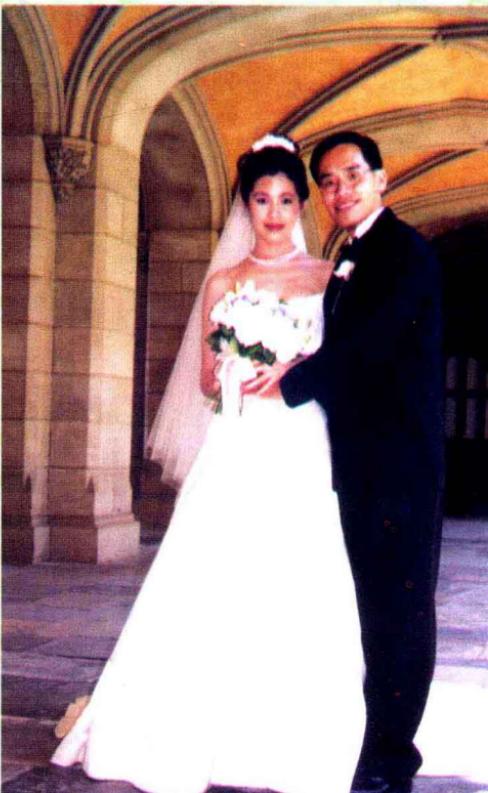
陈老影于奉化溪口蒋介石故居  
妙高台(台下有水库，众山环抱，  
景色颇美)

1989年11月4日



陈老当年所抱的  
正是活泼可爱的  
谭思伦小朋友

(1976年11月摄于香港)



义女徐馨馨、谭耀锴夫妇之  
公子谭思伦、林怡君结婚照

2000年1月9日于澳洲

# 馬英九慰問函



敦正先生台鑒：久欽

高風，未瞻道範。敬維興居迪吉，動定  
咸宜，為頌。

近年來，國軍戮力進行國防轉型、  
強化戰備整備均有顯著的成果，且依憲  
法確遵軍隊國家化及行政中立原則，有  
效負起保國衛民之責，成為民主發展最  
堅固的磐石。

國家安全是全體國人共同的責任，  
誠摯期盼諸位先進前輩能一秉初衷，永  
為塑建專業、優質新國軍的堅實後盾，  
共同為國家安全與人民福祉攜手努力。

耑此

祇頌

勛祺

馬英九



97年7月  
2008年7月

# 我活在天外天

(代序)

陳敦正

我写本书之前，常常想起要用一个怎样的书名？有一天忽然想起有“楼外楼”、“山外山”、“天外天”的名称，触发我的灵感，我百岁<sup>①</sup>以后，可能是另一种生活情况，以别于目前的生活。以往是以日、月、年积累计算，以后自然会缩短一些时间，不会以那么长的时间计算了。

因为人的寿命有限。俗話說：“世上难逢百岁人”，今日医学方面的人称：人活120岁，应是正常，活150岁，应是可能。不管怎样说：活一百岁的人，虽渐渐多了，但以人口比例数字來计算，仍是少之又少，几乎不成比例，可見寿命是可贵的。

目前比例，据说：虽略有上升，是医学进步，生活环境改善，体育发达……等方面，都有大大的改善，才渐渐取得这些成果，但何时才有较好的比例数字出现，却很难确定。

如果比例数字再接近一点，不又变成老人国、老人社会了吗？经济问题、医疗问题、老人生活问题……不又成了国家社会的严肃问题了吗？这是一个大大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1947年，我在庐山夏令营担任秘书（蒋介石任院长、刘建群任主任），得暇时，常选择机会与地点，欣赏庐山的云海，触景生情，有许多感想，爰就记忆所及，略記如下：

庐山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为避暑胜地。那里环境亦颇清静纯朴，忙中有静，静中有忙，使人精神上单纯，饶有工作兴趣。山上山下，颇有区别。可說：山上静中有序，山下忙而不乱，感觉纷纷绕绕，不太一样，在山上工作，有一种天外有天的感觉。

检讨我目前的情形，思维未乱，手不发抖，看书读报，尚